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刘雪娇 电话:(0451)84612187 E-mail:lnliuxuejiao@163.com

田埂上的电波声

旧影重现

1985年的春天,风里还带着几分料峭,却已悄悄唤醒了中原大地上的麦苗。那时,我正就读于邻村的一所农村中学,念高中一年级。校园里的梧桐树刚抽出新芽,而我的心里,却因一门功课悬着一块石头——英语。由于初中底子打得薄,升入高中后,那些字母和语法仿佛成了最艰涩的密码,让我颇感吃力。



改变源于同班的朱有全。他家境稍好,揣着个巴掌大的小收音机。一日课间,我见他戴着耳机,嘴里念念有词,原来是在跟着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高一英语。那电波里传出的标准发音,像一道光闪进我眼里。我暗忖:课堂之上随老师打基础,课堂之外若再能追上这电台的节奏,岂不是两全其美?

这个念头一旦生出,便再也按捺不住。当晚放学回家,看着父母在昏黄的灯光下搓着沾满泥土的手,我嗫嚅着吐露了想法,恳求买一台收音机。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,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听闻是为了读书,他眉头都没皱,只一句"只要为了学习,咱支持,买",便定了音。在那个连温饱都需精打细算的农家,收音机无疑是件稀罕的奢侈品,此前家中从未有过这般"洋玩意儿"。

未曾想,收音机到手后,新的难题又冒了出来:电台讲座时间固定,下午一点首播,晚六点重播,每次半小时。为了精准卡上这黄金半小时,不耽误听讲,我竟又生出买块手表的奢望。再次向父亲开口时,我满心愧疚。谁知他依旧干脆,挥挥手道:"买!"最终,一台牌号已模糊的收音机,加上一块三十元的"中山牌"手表,成了我征战英语的武器。那三十块钱,在当年抵得上如今数百元的购买力,是父亲咬紧牙关,卖了家中积攒的农产品换来的。攥着那块沉甸甸的手表,我在心底发誓,定不辜负这沉甸甸的期盼。

讲座的两次播报,恰撞上学校食堂开饭的钟点。为了不落下一句,我总是揣着干粮,守在收音机旁。待电波里的课程结束,再匆匆跑去食堂。那时同学们多已吃完散去,我就着微凉的饭菜咽下知识的余热,心里却热乎乎的。饭后,还需在煤油灯下将密密麻麻的笔记梳理齐整,日复一日,竟也乐此不疲。

转眼到了夏天,金色的麦浪翻滚,学校放了两周期盼已久的麦忙假。家家户户倾巢而出,挥镰割麦。我也将课本、收音机、纸笔一股脑塞进竹篮,扛到田头。烈日当空,麦芒扎得胳膊生疼,汗水流进眼角涩得睁不开。可一到播讲时刻,我便立马直起腰,寻个麦捆坐下,拧开收音机。那清亮的英语声,在广袤的麦田里竟显得格外悦耳。家人见我如此,虽心疼却也全力支持,母亲常在一旁默默递上水壶,让我听完再干。电波与麦香交织,汗水与笔墨同流,那便是我青春里最执拗的模样。

那麦田里飘荡的电波,至今仍回响在记忆的深处,诉说着一段关于执着与深爱的旧日时光。

[安徽·亳州] 屈广法

那把敲暖岁月的锤子

父亲的修鞋锤,是他从镇上老鞋匠手里接过的物件。锤头是实心铁打的,泛着暗沉的光,木柄被岁月磨得油光锃亮,握在手里格外趁手。这把锤子跟着父亲三十多年,敲过无数双磨破的鞋底,钉过数不清的鞋钉,也敲出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烟火气。

小时候,我总爱蹲在父亲身旁,看他在院角的老槐树下修鞋。他左手扶着鞋,右手握着修鞋锤,"笃笃笃"的声响伴着槐树叶的沙沙声,成了夏日午后最动听的旋律。有次邻居家的小芳姐姐哭着跑来,新买的皮鞋鞋跟掉了,第二天要去县城参加比赛。父亲放下手里的活,接过鞋子仔细查看,然后从工具箱里找出小钉子和皮革胶。他先用砂纸把鞋跟磨粗糙,抹上胶,再用修鞋锤轻轻敲打固定,最后又用布条缠紧。"别担心,明天保证能穿。"父亲笑着把鞋递给小芳姐姐,她破涕为笑,连声道谢。父亲摆摆手:"举手之劳,快去试试合不合脚。"

上初中时,学校离家远,我每天要走四五里路,鞋子总坏得快。有天晚上,我发现鞋底磨了个大洞,明天上学都没鞋穿,急得直跺脚。父亲看见后,拿起鞋子翻来覆去看了看,说:"别急,我给你补补。"他点亮煤油灯,在灯下忙活起来。先剪了块厚实的胶皮,比着鞋底的形状裁好,然后用锥子在鞋底和胶皮上扎孔,再用粗线一针针缝起来,每缝几针就用修鞋锤敲敲线结,让线更牢固。灯光下,父亲的额头渗着细密的汗珠,眼神却格外专注。半夜我起床上厕所,还看见他在灯下打磨鞋底,怕补的地方硌脚。第二天早上,那双鞋穿在脚上又暖又舒服,走在路上,我总忍不住低头看看,仿佛能看到父亲深夜忙碌的身影。

村里的老人都爱找父亲修鞋,不仅因为他从不收钱,更因为他手艺好。后来我去外地读大学,每次回家,总能看到父亲在槐树下修鞋。他的背比以前驼了些,头发也添了不少白发,可握起修鞋锤的手,依旧稳健有力。

父亲的修鞋锤敲出的不只是结实的鞋底,更是他对生活的热爱,对乡亲的善意,还有对我沉甸甸的爱。这份爱,就像修鞋锤上的温度,永远温暖着我的心,也教会我:日子再平凡,只要用心付出,就能过得有滋有味。

[山东·济宁] 董国宾

一瓮油香

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北方乡村,刚进冬月,风就像刀子一样刮过光秃秃的树梢,卷起地上的枯叶和尘土。生产队里的日子总是紧巴巴的,各家各户的灶台少有荤腥,大人们的脸庞多半带着菜色,孩子们更是饿得眼冒绿光,盼着逢年过节才能见到的那点油水。

分肉的那天,场面比赶大集还热闹。队长扯着嗓子维持秩序,会计拨拉着算盘,按人头均分,每个人能摊上三两。壮汉孙大虎扎着油腻的围裙,手提厚背砍刀,在案板上"哐哐"剁肉,血肉的腥香混着冬日的冷风,直往人鼻子里钻。我攥着小筐,跟在父亲身后挤在人群外。父亲吧嗒吧嗒抽着旱烟,眯着眼,神色却格外平静。

忽然,父亲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一磕,起身走向队长。我紧跟上去,只听他低声商量,竟要放弃全家八口人本该分到的二斤四两鲜肉,换回别人不要的猪大骨。我急得直跺脚,眼泪在眼眶里打转:"爹,我要吃肉!不要骨头!"父亲却像没听见,只顾盯着那筐里堆成小山的骨头。我满心委屈,看着那些带肉的骨头,埋怨父亲犯糊涂。

回到家,母亲满心欢喜地迎出来,可一见父亲背回的是一筐大骨头,脸顿时拉得老长:"你瞅瞅你!人家孩子都吃上肉了,咱家老小都盼着沾荤,你弄回这些骨头有啥用?"

父亲不急不恼,只道:"等会儿炖炖,你看有用没用。"他搬出铁锤,将大骨砸成拳头大小的块,清水洗了两遍,丢进大黑锅,添满井水。母亲寻出花椒大葱要提味,父亲急忙拦住:"别放!熬大骨得清汤清水,原汤才出真味。你们都去睡吧。"

我带着委屈和不解入睡,梦里全是肉香。天蒙蒙亮,父亲兴奋地把我们叫醒:"快来看!"我迷迷糊糊跑过去,掀开锅盖的瞬间,惊呆了——锅里白花花一片。

"傻娃,这是猪油,大骨熬出来的!"父亲满脸得意,抽着旱烟,眼角眉梢都是藏不住的兴奋。母亲也转怒为喜,忙用勺子撇出,满满装了一大瓷盆。

[黑龙江·齐齐哈尔] 赵桂艳

承印单位: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、经济日报印刷厂、广州蓝海印刷有限公司、河北报业传媒集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河南省邮电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大众华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、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、江苏鸿兴达邮政印务有限公司